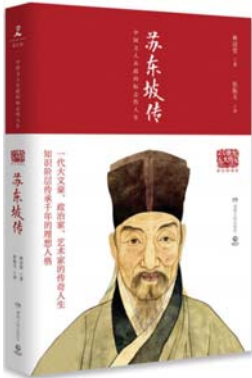


【人生书单】

此心安处是吾乡

□胡斐然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东坡诗词双修,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经千年,却无人为一代文豪苏轼写传记,直到遇到林语堂先生。在开篇第一章里,林先生这样写道:“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

林语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文学家、翻译家和哲学家。1936年,林语堂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可见他对苏东坡的仰慕之情。之后,林先生参阅大量文献写成英文版《苏东坡传》。中文版是由台湾著名翻译家张振玉所译,脍炙人口的《京华烟云》亦是他的翻译作品。

全书以时间顺序书写了一代文豪仕途坎坷、历经磨难的一生。今人对苏东坡的认识大多集中在他的诗词方面,而林先生的这本《苏东坡传》除了卷一讲述的是苏东坡的童年与青年外,其余篇幅重点介绍苏东坡的政治生涯起伏,以及在各种人生际遇面前诗人所展现出的豁达的人生态度,这中间也涉及他的政治作为、兴趣爱好、个人逸事等,一个个性丰满、有血有肉的苏东坡跃然纸上。

他是西子湖畔吟咏“淡妆浓抹总相宜”的骚客,也是执铁板赋颂“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士;既是嗜酒如命率性而为的健康破坏者,又是酷爱瑜伽喜欢养生的修身养性者;既有庙堂之上侃侃而谈的帝师情怀,又有混迹江湖把酒言欢的侠士之风;既有亲自酿酒烹制东坡肉的烟火气,又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神仙气。矛盾的性格,截然相反的文风,构成了苏东坡跌宕恢弘的传奇一生。

苏轼的文字里,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颇多,而我更喜欢《定风波》和《临江仙》中诗句的意境。“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潇洒而飘渺,更有着阅尽千帆归来的超然。

苏东坡最为走心的诗句,应是“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诗,是苏东坡送好友王巩从宾州北归途中所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佳句。综观苏东坡的一生,从出生地眉州,到名扬京城,后辗转杭州、密州、湖州、黄州等,又到荒无人烟的海南儋州,人生跌宕起伏,颠沛流离,命运多舛。他没有抱怨,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笑对人生,饮酒作乐,舞文弄墨,开荒,酿酒,做菜,甚至试过做墨,把房子差点烧了,仍旧灰头土脸地在院中大笑,真正到了“心安处是吾乡”的境界了。

高山流水,知音无限。林语堂先生对苏东坡,也是他自己的偶像,给予了极高评价:“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



【公开课】

布克奖和耶路撒冷奖得主伊恩·麦克尤恩,惯于“以冷峻深刻的笔法,描写普通人的悲伤欢喜”,从早期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赎罪》《儿童法案》到近来的《坚果壳》,他的作品一直在英国文坛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如果失去对世界的好奇心,其实就是灵魂的一种死亡。”如今,70岁的麦克尤恩对这个世界仍旧充满好奇,他对伦理、科技充满了兴趣,正在创作的新小说便是人工智能的题材。近日,麦克尤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今年的致敬作家,发表了关于文学和未来的主题演讲,从互联网谈到人工智能、人造人。

如果有一天“人造人”写出了小说

□伊恩·麦克尤恩

当人造人拥有意识,究竟意味着什么

19世纪初叶,一本小说诞生了,它成为后来一切的文本基石。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讲述了一个与该书同名的科学家如何造出了一个人,用电赋予了他生命。弗兰肯斯坦的造物最后成了一个杀人犯。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告诫我们科学创造最终可能让我们玩火自焚。

我们生来就有一种将生命投射到无生命体上的本能。一幅最粗陋的人脸画也能把婴儿逗笑。谁没有在汽车打不着火的时候恨不得踹它一脚呢?一位哲学家曾经对我说,我们能够与一台冰箱建立起情感联结。但如今我们看到,未来我们也许真的能造出可信的、智慧的类人体,许多年来,我们的小说与电影一直对此浮想联翩。我们的新表亲或许一开始会成为孩子们的玩伴——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了这类产品的初级版。机器人可以帮助照料老年人,在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日本,这件事正在成为现实。科技已经造出了栩栩如生的皮肤、眼睛、头发;今天的机器人已经可以跳舞,甚至可以接球了——这件事并不像我们看来的那么简单。要设计出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使用语言的软件就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而最最艰巨的任务则是创造出

所谓的通用智能。

但无论如何,那一天会到来的,人工智能会出现在笔记本、台式机与大型计算机中——它们还会帮助人类设计先进的人造人——因为我们无法抗拒那个计划的诱惑,那个古老的梦想,尽管依照我们自己的形象制造一台机器或许并没有太多的科学价值。但我们也可以说,孤零零的一台笔记本,一台没有躯体的计算机永远也没法同我们建立起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它们既无法理解我们,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们。

随着硬件与软件的进步,我们将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当一个人形物带着善解人意的表情,温暖的声音,有智慧、有见识的举止出现在你面前,而你知道这个造物就是在北京附近的一座工厂中生产出来的时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你的新朋友真的和你一样有意识吗?还是说,那只是他的设计带给人的错觉?他真的有自我,有悲喜,会怀恋过去,期待未来吗?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粗浅的应对方法。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图灵在上世纪30年代认真思考过机器智慧的问题,我们不妨采纳他提出的理念:如果你根本没法判定一台机器是否有意识,那你不

人造人写小说,用“他者”的眼睛看见我们自己

未来已然降临。我们可以赋予一台计算机怎样的道德准则呢?自主、自动驾驶车辆的生产商们已经开始面对这件事了。你的新车应该忠于谁呢?一个孩子突然跑上马路,正好跑入了你的行驶路线。如果你猛打方向盘,一头撞上一辆迎面驶来的大货车,你就可以挽救孩子的生命。这个选择必须在须臾之间做出。大脑运转迟缓的人类不太擅长快速厘清这类问题。你新买的自动驾驶汽车可以遵照编定的程序,将你的生命安全置于其他所有人的生命安全之上。或者,它也可以奉利他主义和社会公益之名,准备好了牺牲你的生命。这是一个我们在设计汽车自动驾驶软件时不得不面对的道德选择。

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我们的童年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终于意识到了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这颗地球上生活着数十亿人类,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着和你的内心一样鲜活、真实、不言自明的精神生活。也许,这就是道德观在一个人的童年诞生的

时刻,那一刻你开始理解每一个旁人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也是真实的一样,就如同你对于你自己而言是真实的一样。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你就得如何待人;你还得试图理解一个不同于你的他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就把我的话题引到了另一项发明之上,一项古老的发明,不需要电池驱动,也无需高深的科技,但在道德上和审美上却高度复杂,当它登峰造极之时,美得无与伦比。我说的是各种形式的小说。要想进入别人的思想,要想衡量不同人的思想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容纳它们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小说依然是我们最好的途径,最好的工具。小说家是在他人的思想之海上扬帆的水手。电影直观易懂,也很引人入胜,但它并没有像许多人预言过的那样让小说消亡。只有小说能呈现给我们流动在自我的隐秘内心中的思维与情感,那种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的感觉。

如果我们真的准备好了——也许就在本世纪——创造出全新的有意识



《坚果壳》
[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赎罪》
[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妨就假定他有意识。毕竟,我们所有人类都必须假定彼此有意识,可我们从从来得不到这一点的最终证明。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应对机器意识的难题——但我想把这一点留到最后。

归根结底,思维所依附的人脑是由物质构成的。而物质是由你的大脑和人造人的“大脑”所共享的。近100年来,理论物理学家一直在告诉我们,物质比常识所以为的要奇怪得多。

当我们最终发展到能够接受生物大脑相对于无机物大脑并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或特权时,我们立刻就会面对一系列有趣的问题。我们应该授予人造人以公民权和公民义务吗?买卖或拥有这样一个造物是不是不道德的,就像过去买卖或拥有奴隶是不道德的一样?摧毁这样一个造物是否构成谋杀?他们会不会变得比我们更聪明,抢走我们的工作?在我们今日的工厂里,聪明但没有思维的机器已经开始替代工人了。下一个也许就轮到医生和律师了。接下来就是那个终极问题:人造人会征服我们,甚至是取代我们吗?

这些正是科幻小说多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终于到了需要回答的时刻了。

体,而他们的思想会渐渐踏上一条和我们截然不同的道路,那么小说就将是我们借以理解他们的最佳途径。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了这种艺术形式,我相信它可以进入这颗星球上任何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头脑中。因此,它也可以进入一个类机器人的头脑中。小说可以尝试着预演我们未来的主观意识,包括那些我们所发明的头脑的主观意识。在我们争论究竟应该给我们的造物注入何种道德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面对并阐明三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想要什么。而当一个人造人写出了第一部有意义的原创小说时——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我们将有机会通过我们所创造的这些“他者”的眼睛看见我们自己。这将确凿无疑地证明一件事:一种全新的,有意识的造物已经降生在我们身边了。一场伟大的冒险就此展开,无论它带来的是美好还是恐怖。

(演讲全文有删节,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